

# 天人合一的文學美感

歐宗智 ◎ 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

自古以來，中國人就認為，人和宇宙原本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，知識份子莫不追求著人類（小宇宙）與自然環境（大宇宙）交融、和諧共生的「天人合一」之境界；此一境界亦是中國最精微而實際的人生哲學。

雖然「天人合一」是人人似乎知道卻又難以說得明白的哲理，不過，透過文學形式的呈現，我們比較能夠去體會它的存在，諸如莊子，透過類似「莊周夢蝶」的寓言形式來闡釋，此莊周之蝶化，象徵人與外物的和諧交感，泯除物我的隔閡；又，莊周在夢中變成蝴蝶，遨遊花間，自由自在，象徵人性的天真純潔與人生的美妙和諧；而莊子與蝴蝶融合為一，以致不知莊周之夢為蝴蝶，抑或蝴蝶之夢為莊周，換言之，無論是人是蝶，皆是物的一種，於是打破差別之相，不分彼此，此種「物化」、「齊物」的思想，使我們對「天人合一」境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。再如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的〈始得西山宴遊記〉，對於「天人合一」的朦朧氛圍，也有相當精妙的描寫，當柳宗元登上西山，只見「蒼青繚白，外與天際，四望如一。……悠悠乎與灑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。引觴滿酌，頽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至，至無所見，而猶不欲歸。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」，於是乎情景交融、物我合一，這種奇妙的美感經驗，在在讓人回味不已。

現代文學作品中，難得見到「天人合一」境界的描寫，有則彌足珍貴。其中李喬大河小說《寒夜三部曲》，有幾處由土地意識而寫到物我兩忘，令人印象深刻，如小說主人翁劉阿漢扮演土地代言人，說人是土做的，所以人離不開土地，愛泥土，依賴泥土，沒有泥土，就不能過活，而將來人終究還是都要回到泥土裏去。李喬在第一部《寒夜》中，透過劉妻燈妹，有一段關於土地意識的魔幻書寫，值得細細咀嚼。有一天燈妹辛勤工作之後，上床前她燒了一鍋熱水燙腳，讓雙腳浸在溫熱的水裏，提起腳掌輕輕地揉著，她忽然發覺，腳的污垢好像永遠擦不完，總是不斷脫落下來。她有些驚慌，還有些奇異的感動，心想，這樣揉擦下去，也許全身都會變成污垢脫落掉光。燈妹感動地悟出：「這就是生命吧？不是泥土，所以能夠自由活潑，但也多麼孤單；是泥土，所以最是卑下，但也多麼穩實、安詳……」作家李喬藉此巧妙地將土地意識提升到哲學層次，可以說是另類「天人合一」之藝術表現。同樣是第一部《寒夜》，彭家長子人傑正在蕃仔林工作時，無意間發現，「這裏是群山的懷抱，大地的堂奧；安穩穩，沉沉實實，林木和蒼穹連接在一起，大地和蒼穹互相包容；人在地上，也是在天空裏」又，彭家三子人興在狂烈的暴風雨過後，悠然躺在潮濕得近乎泥濘的斜坡草地上，突然覺得自己的肉身完全和背脊下的大地合而為一；自己是大地的一部分，自己也是草木中的一棵。他真切感到，那是多麼美好的瞬間啊！



再看第二部《荒村》，燈妹早上去探望蕃仔林的劉阿漢，途中發覺到，「這幾十年來相處的群山林木不只熟悉親切，更是一種完全互相認識的感覺，彼此一體的感覺。那不是幾十年相處就能形成的，而是永久永久，例如前生……嗯，前生就和山巒林木在一起，或者說自己就是山巒林木的一部分……悠然地，她感到進入溫柔暖和的什麼裏面；不只是『進入』吧？是融入，或者是溶合；她和那不可名的溫柔暖和融溶為一體了」。李喬這一段「天人合一」的描寫，精采絕倫，與燈妹泡水揉足的一幕，相互輝映，堪稱經典。此外，第三部《孤燈》的劉家么子明基被徵調南洋之前，爬上「鷓鴣嘴」，胸懷豁然開朗，視覺頓然明澈，他領略到從未有過的境界：「赤裸的雙腳掌心，和大地緊緊密接；由腳掌心傳來大地的脈動，連接自己的心房，自己的血流往大地，然後又由大地流回自己的四肢全身……」他想：「我是這塊土地的一部分，這塊土地是我的來源，我是大地，大地是我。大地讓我站立存身，我使大地和天空相連，使生意流動，使萬物有情……這裏的一草一木，土石羽毛，都那麼地可愛，那麼地親切，甚至於願意自己也化為其中之一……」李喬透過小說人物「與大地一起呼吸」的體驗，呈現了臺灣現代小說中少見的「天人合一」境界。

歐陽子小說集《秋葉》的同名作品〈秋葉〉，以美國為背景，主要是寫繼母宜芬和兒子敏生之間的亂倫情結和剎那間激情的表現，小說題材頗受議論，但裏面關於「天人合一」的描寫，卻有神來之筆，令人難忘。敏生和宜芬駕車出遊，在虹橋上，兩人不約而同，停步佇立，俯視下面，作者寫道：「剛才日光下看來不甚潔淨的湖水，在昏幽中，卻顯出純潔如玉。絢爛的暮靄，反映在被風掀起縐紋的湖面，與隱幽的枯樹倒影互相掩映，一閃一熠，寧謐、悠遠。他們沒有說話。只是凝望著、沉醉著。在這一片刻，他們消失了自我，與宇宙、大自然，融匯成一體。這一片刻，他們接觸到永恆。」在這種天人合一、物我交融的情形下，男女之情提升、淨化了，所有的人生苦惱也都不存在了。

榮獲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第二獎的〈牛〉亦值得一提，作者楊茯透過孩童的觀察與感受，對於「天人合一」境界的描寫，最是可愛迷人。小主人翁阿留不小心於放牛時鞭打牛隻，害牛因痛而扯斷綁纏在樹根空穴的牛尾的那個早上，「廣闊的天空裏朵朵片的流雲都往晴空的上方飛昇……到了那裏，人也不再是人，鳥也不再是鳥，大家都一樣，也都一樣快樂，一定也沒有大人小孩之分，因為，那裏沒有老與死。……我就只是以為我是空氣一般輕巧地溶著周圍的空氣，眼望著晴空我也忘了那是晴空，就好像我是雲霧之於晴空，而我也不知道我是雲霧……於是，就幻入了那一瞬間……我似乎昇入了無邊無際的永恆裏，拋忘了地上的軀殼，拋忘了地上的一切。」這樣的冥想所表現的是大宇宙、大生命，此無限奧妙的天人合一境界，讀之令人悠然神往。

小說中「天人合一」境界的描述，十分難得，猶如文學中的鑽石，閃閃發出人生智慧的光芒，堪稱文學結構主義所強調的「內涵語碼」（Connotative Code），使作品因為蘊含這崇高的主題與哲思而提升藝術價值，也創造了超越時空的、永恆的可能，值得我們欣賞與重視。 ISBN